

四皓古陵冲北斗

徐 岳



为画一幅四皓柏图,我决定去一趟陌生的商洛。

四皓者,四个老人也,最早见于《史记》。自后百年,杨雄将其雅称“四皓”。再至汉魏之交,曹植《商山四皓赞》“一诗九鼎”,“四皓”一词便风靡天下了。

静下心来一想,从商洛走出了多少作家。他,还有他……人们一高兴,有时还乐呵呵地叫他们“商洛帮”呢!可见,从商洛走出的作家真不少。心灵上的陌生感,顿觉褪去了一厚层。我立即给妻喊道,你给屈氏(作家京夫老伴)打电话,问问去她们商洛,怎么坐长途车?

我按图索骥,顺当地来到了商洛。再打听,当地人开口道:“你得先去四皓陵园,那里有四皓柏,有很多四皓柏呢,你才画一棵!”“那么,四皓陵园又在何处?”那人说:“你往商镇新街端直走,走到西头就把你挡住了。”总算越问越近。再走,忽见一园内古柏森森,心里先笑了,这就是“四皓古陵冲北斗”!两千多年前秦朝四博士:唐秉、崔广、吴实、周术的陵园真的把我给挡住了。

进了园,只见巨冢罗列,不由得肃然起敬。四下一望,古柏环绕,直冲九霄;碑石林立,字飞其上。上前细观,慢慢知道了虽叫四皓陵园,埋葬的实则四者有其三。四皓皆80岁开外,银须皓首,品行高洁,精于史故,通达古今。为避秦焚书坑儒,才来到千山苍苍、四野茫茫之商山,隐居起来。从

此,泉石有意,草木含情,四老过起采食商芝、栖身洞穴的清贫生活。据说,他们也曾先后云游过商州、丹凤、商南、山阳、洛南等地,并赋有著名的《采芝操》流传于世。后匡定汉室虽然有功,但仍拒绝受封,重归深山隐居不出。看来人老了,就固执;人老了,更把朝廷看透了。

后世晋之陶渊明,唐之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等大诗人,无不以诗讴歌四皓。据《全唐诗》所录,就有50多首情真意诚念“黄绮”的。黄绮者,即后世文人骚客对他们的雅称。

国外有碑书——“文官下轿,武将下马”。召令百官四时扫墓,以示尊敬,此为汉孝惠帝时所立。据传古代过往文人骚客,在商山留有诗文百余篇(首),盛赞四皓先生淡泊名利,坚持道德操守的高风亮节。文人淡名轻利,重视学问之风,久传不衰。商山古有“博士群”四人,今有“作家群”十数人也。那些文人墨客,常结伴搭伙采风,或作画、或诗、或文,才气云集这里。我细看墙上碑文:丹凤人、作家贾平凹,以“自省此身非达者,今朝羞拜四先生”之谦辞敬献四皓,彰显商山文人优良传统。另一位商州作家京夫题诗:“避乱商山埋名姓”“隐野虽小为大贤”。见贤思齐,再现文人本色。更有商山作家孙见喜吟诗,盛誉四皓人生:“功成身退,远离荣华。饮食泉芝,成就四皓。”

该看的看了,该想的想了。园中有柏八棵,皆四皓柏也,我该画哪一棵呢?我哪一棵都想画。41天后,商山四皓柏跃然我的纸上。我之四皓柏,主体形象是气势冲上云天,铁枝铁干,一齐聚力向上。树皮也不是随便画些裂纹,而是一股一扭,一股一扭,凝聚而成,线条颇显力度。张力的表达,是因为四皓之来商山,不是内心的虚弱,反是内心的强势。四皓一生经历复杂,用一堆节疤,以示他们的坎坷。再看到树的顶端,有一组粗壮的树干,它们像一个团队,个个都是“强项令”,分权时各显其不可任人更改的倔强个性。以上所言,虽系细节,但都为营造出四皓柏特殊魅力的视觉冲击效果,以深化主题。我不拘于园中某一棵柏树,但又不想失于每一棵四皓柏的真实形象,不致来过园里的人看画后失望。就像从陵园南面流过的丹江,永远唱着快乐的歌,不让四皓失望一样。

这幅画的上半部枝繁叶茂,下半部孤单一柱,画面显得上重下轻,故画一祭亭屋顶,又是另一种风格的线条,协调了画面,又加深了纪念四皓之深意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909期)

刊头摄影 逸 飞

向 往

郝正华

视频里看到的寨子梁鹰嘴石,是我外婆家所在的地方。儿时因家境贫困,我长年在外婆家养着,这里也是我的第二故乡。站在寨子梁顶,身依鹰嘴石,向北可眺望巍巍千里的秦岭山脉,向南则能俯视洛河水滚滚向东流。

儿时的寨子梁,荒山秃岭,一派荒凉。即使如此,那仍是我每周末心向往之的地方。到了星期天,我便邀同村的伙伴,怀揣一块杂粮馍馍,右手拿着放牛鞭,左胳膊挎着草筐、拿着镰刀,我们赶着牛群,吆吆喝喝、浩浩荡荡地奔向梁上。

到梁顶牛吃草,人便闲了下来。我们躺在荒坡上,尽情享受暖阳的沐浴,任由阵阵微风轻轻拂过脸庞,惬意又舒畅。牛儿们则满坡寻觅,艰难啃食着干枯的荒草。啃累了,它们也会躺倒歇一歇,晒够了太阳,便吼上几声没曲没谱的歌,或是你追我赶地满坡架铃撒欢。我们借着土壕挖洞、拾柴搂草,用泥巴捏成圆片,中间包一颗小石子,放进洞里烧。烧红的石子与泥片裂开缝隙,摇起来就会发出声响。烧成了,便兴奋地欢呼跳跃,满满的成就感。我们还会在沟里找鸟窝、掏鸟蛋、捉雏鸟,就这样疯玩着,不知不觉就到了后晌。饥肠辘辘的我们,提着底下铺着树枝、表面盖着一把干草的草筐,跟在啃了大半天草根、依旧食不果腹的牛群身后,没精打采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到家

后,还得装模作样地把草筐放到草堆上。那时我常纳闷,大人明明看见我们在草筐里作假,却从不戳破,也不责怪。如今才明白,那时人穷山也穷,人吃不饱饭,山上连茅草都长不旺,大人们心里都清楚,叫我们去打柴、割草,不过是给孩子一个出门的由头。

看到今日视频中的寨子梁,早已今非昔比。梁上满眼苍翠,花团锦簇,草木茂盛,鸟语花香。昔日的羊肠小道,已被争奇斗艳的花田淹没,风一吹,花浪顺着起伏的山脊漫开,远远望去,宛如一幅铺在天地间的壮丽画卷。只可惜,我已年近八旬,再也登不了山、爬不了坡,再也去不了承载着儿时无数美好记忆的地方!

我对着视频里的花田看了很久,仿佛那温柔又带着花香的风已经吹到了我的脸上。当年在梁上拾的柴、烧过的石子以及和小伙伴一起追着跑过的黄昏,都顺着这满山的花浪,一一浮现在了眼前。我对着屏幕,把这山梁摸了一遍又一遍,那些刻在骨头里的记忆,这辈子都不会褪色,藏在心里的旧时光,从来都没有走远。



秦岭来信

李四毛

商洛的风,从前是慢的。

它顺着秦岭的褶皱绕过来,在山垭口打个旋,再漫过丹江的水面,要花大半天的工夫,才能从一个镇子走到另一个镇子。我从小就熟悉这样的风。夏天的傍晚,外婆坐在门槛上纳鞋底,风把她花白的头发吹起来几根,她眯着眼说:“这风啊,走了三里地,还是咱村的风。”

那时候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后来去西安上学才明白——风都走得这么慢,人就更慢了。

20岁那年秋天,父亲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到山口的长途汽车站。天还没亮,山像沉在墨里的巨兽。他帮我把铺盖卷塞进行李舱,拍了拍上面的灰,说了句“到了打个电话”,就骑上车走了。我隔着车窗看他的尾灯一拐一拐地消失在山弯里,忽然觉得那座山真大啊,大得能吞掉一切。

大巴在盘山公路上绕了四个小时。邻座的大姐举车,吐了一路,我帮她递塑料袋,自己也跟着犯恶心。车窗外面全是望不到头的山,一座接一座,像永远翻不完的书页。书包里母亲塞的热乎乎的煮洋芋,到西安早凉了,咬一口,硬邦邦的。

后来我在城里落了脚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有一年腊月廿九,大雪封了秦岭,我在西安的车站蹲了一整夜。候车室的暖气坏了,我裹着军大衣缩在椅子上,手机里是母亲发来的几十条消息:“路上滑,慢点。”“吃了吗?”“要不别回了,太危险。”最后一条是凌晨三点发的:“妈把饺子馅料好了,等你回来下锅。”

我看着屏幕,鼻子一酸。那时候真恨这山啊。恨它把我和家隔得那么远。

西十高铁开工那年,我专门回了一趟家。山坳里竖起了巨大的桥墩,灰扑扑的,像从地底下长出来的巨人的腿。村里的老人们拄着拐杖站在路边看,一看就是一下午。有个爷爷跟我说:“活了八十多了,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能钻过秦岭的铁家伙。”他说话的时候,嘴唇有点抖,不知道是风吹的,还是激动的。

后来每次回家,都能听见新进展。村口小卖部的墙上,有人用粉笔写着距高铁通车的剩余天数,数字改了又改,粉笔印子擦了写,写了擦,墙面都磨出了灰白的印子。有一回数字被人改错了,小卖部老陈急得挨家挨户去更正,像是怕这段时间被人偷走似的。

今年盛夏,西十高铁通车了。我牵着母亲的手走进商洛西站。她站在大厅里,仰头看那块巨大的电子屏,看了很久。屏幕上滚动着车次信息,一行一行的红字跳过去。母亲不认识几个字,但她就一直盯着看,像看一件稀罕物件。

上车后,她坐在靠窗的位置,手放在膝盖上,规规矩矩的,像个第一天上学的小学生。列车启动的时候,她忽然拽了拽我的袖子:“这就算走了?”

“走了。”
“没觉得晃啊。”
我笑了笑,不知道该怎么接。

窗外,秦岭的山脊一道道地往后退。不是从前那种慢吞吞地挪,而是连成了一条流动的青灰色的线。山上的树、沟里的水、半坡上零零星星的房屋,都一闪一闪地过去了,快得来不及细看。

不到一个小时,从商洛到西安。下车的时候,母亲站在站台上,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方向。那边还是山,层层叠叠的,可是好像没那么高了,也没那么远了。

她忽然说:“你外婆要是还在,坐上这车,不知道得多高兴。”我没接话。风从站台上吹过来,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几根,花白的,跟外婆当年一模一样。

那一刻,我忽然想通了——风还是那股风,从秦岭那边吹过来的。它没变快,也没变慢。变快的,是等风的人。

外婆等了一辈子风,等来的是三里地的慢日子。母亲等了半辈子路,等来的是四个小时的盘山道。而我,等来的是几十分钟。

这几十分钟,把三代人的距离,一下子拉近了。出站的时候,母亲走在我前面。她的步子不快,但很稳。风从她身后吹过来,裹着一点点陌生城市的气味。她回过头,冲我笑了一下,说:“下回来,还坐这个。”
“好。”
秦岭的风还是那股风。
只是这一次,它追上了我们的脚步。



夏日捉蝉记

顾语格

夏日炎炎,阳光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,树上的蝉鸣声此起彼伏,仿佛在演奏一首夏日交响曲。蝉,我们又叫它知了,是我和妹妹夏天里最感兴趣的小精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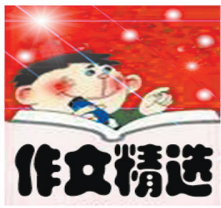
蝉的样子很特别,大约有小孩子半根中指那么长,身体黑黝黝的,背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花纹。它们有一双透明如纱的翅膀,当它们鸣叫时,白色的肚子会随着声音一缩一鼓,可爱极了!

午饭后,妈妈让我和妹妹去取快递。在回家的路上,忽然听见一阵响亮的蝉鸣。循声望去,果然在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一只正在高歌的蝉。我悄悄靠近,心跳也随着脚步加快了许多。我慢慢伸出手,想一把罩住它,可蝉好像早有防备,突然振翅欲飞,我急忙一抓,蝉拼命挣扎,发出“嗡嗡”的声响,翅膀拍打得让我眼花缭乱。我又伸出另一只手,总算捉住它了,小家伙在我手指间不停地抖动着。

妹妹看见我成功了,高兴得又跳又笑。我们继续捉蝉,她负责寻找,我负责动手捕捉。不一会儿,我们就捉到了好几只。每捉到一只,我们就轻轻把它放进袋子里。阳光越来越烈,汗水湿透了衣服,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,反而越玩越起劲。过了一会儿,我们像打了胜仗一样,带着蝉得意洋洋地回家了。

回到家,我们兴奋地向大人展示战利品。可高兴之余,我看着袋子里那些还在努力挣扎的小生命,突然有点难过——它们如果一直被困在这里,很快就会失去生命。虽然舍不得,但我还是对妹妹说:“把它们放了吧,让它们回到树上继续唱歌。”妹妹点点头,我们一起走到窗前,轻轻打开袋子,蝉一只一只地飞出去,在空中划出自由的轨迹。那一刻,我的心就像被清风吹过,明亮又舒畅。

虽然没有留下蝉,但却留下了一段快乐的回忆。我也明白了——喜欢一样东西,不一定要紧紧抓住,有时,放手反而能让彼此更快乐。(作者是洛南县西街小学六年级二班学生)



草帽的故事

刘春荣

那是多年前下乡采访的路上,因艳阳赤日,太阳暴晒得人头疼不说,眼睛都冒火星。就在这个时候,工地上的老板看到我身体不舒服,就问我咋回事,我说:“太晒了!”老板随手把他头上的草帽摘下扣在我的头上……要去下一程拍照时,归还草帽人家坚持不要,说还要去好几个工地拍照,就把帽子送给了我。说让我多拍一些反映一线工人劳动的好场面,多宣传报道一下。因天热,我就把那个草帽扣在头上戴走了,至今还放在家里的柜子里。每每下乡采访或出门办事,手就不自觉地拿起这个草帽扣在头上,瞬间就勾起了我心里一个个关于草帽的故事。

儿时夏天,头经常被母亲剃成个光葫芦,一旦遇到大红日头就被晒得起红片,尤其是三伏天的正晌午,那太阳才叫毒。学校放暑假了,在家里没有多少事,就跑到丹江里戏水玩耍。一年夏天中伏里的一个正午,我刚从河对面的山坡上翻红薯蔓子回来,热得难受,过河时就脱光衣服跳入水中,嗨嗨,那个凉快劲是没法用语言表述的。泡在水中,水深得能钻窟窿子,我在水中两只脚不断地向后蹬,两只手不断地向后划,一个字“爽”!在水中玩了一阵子,要么到河岸边的沙滩上晒一会太阳,要么就溜到河堤边找鳖掏鱼,或是爬上柳树揪鸟窝掏鸟蛋,顺手再折一些细柳枝条编成帽子戴在头上防晒。玩耍时只恨时间太短,一会儿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。母亲在门前的高埂上喊我回家吃饭,我就急匆匆地跑回了家。匆忙间只顾把衣服往怀里一抱,把用柳枝编的帽子扣在头上往回跑,哪顾得上用心去想戴在头上的草帽。等回到家里,吃了午饭我才想起草帽,扭身出门撒脚往河边跑,等跑到中午下水的地方一看,傻眼了,连草帽的影子都没有了。那个草帽是表姐送给父亲的,他珍藏了好几年都没舍得戴。害怕大人责备,吓得我一屁股坐在河滩就哭了起来。回到家里,自然是没有少吃那一顿五指宽的“片片面”。后来,担心出门戴草帽被丢三落四的我给弄丢了,干脆就不戴草帽了。

那年在山里教学,遇到一个和我同姓的同事,一次谈到草帽的时候,他给我讲述了他与草帽的情缘。他说有一年夏天,他从山里回家刚走出大峪沟口,猛然听到头顶轰轰隆隆的响声一片,抬头往天上一看,哎呀不好了,要下雨了,往山顶上一瞅,山尖全白了。一阵狂风掠过,一句话还没说完,豆大的雨点就从高空毫不商量地蹦了下来。雨中的他顶着风往前跑,跑到玃家湾村口时遇到一个年轻姑娘,人长得水灵灵的,两只圆乎乎的大眼睛看着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,全身都湿透了,已淋成了落汤鸡。人家姑娘动了恻隐之心,邀请他到家避一会儿雨,他心想,这人生地不熟的凭啥到一个姑娘家避雨呢?他说不去,那姑娘也不强求,就把头顶的草帽塞到他手中,让他戴着草帽走。他推辞不过,就接过草帽戴在头上。第二天去学校路过玃家湾的时候,经过多方打听,终于找到了那个姑娘的家,把草帽归还给了姑娘。就这样一来二去,他们由雨中相识,到后来的相知、相爱,再后来就牵手踏上红地毯,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

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,儿子闲聊时给我们讲了一件有关草帽的事。说是他们单位有一个同志,前段时间下乡,烈日当头,天气炎热。村民准备麦子收割后把地全部种上中药材,为了帮村民通过种植中药材致富,那个同志说要到地边看看。出门时,村民看着烈日暴晒,就把家里的草帽取出来硬是让包扶干部戴在头顶,他同事坚持不戴,可村民说:“你为我家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大热天顶着烈日来给我们想办法、出主意,如果你把我们晒着了,我心里咋过得去哩!”他同事这才戴着草帽和村民来到地边。后来回去时,村民坚持要他戴着草帽回驻村的地方,等下次再去他家时给捎上就行……

草帽,在如今各式各样的折叠伞、防晒伞、防晒衣盛行的时代,已经成了人们渐行渐远的非遗物品了。可听着这些故事,我依然感到亲切,感到温暖,感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的真情还在……

